



# 不能走那條路

李 準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# 不能走那條路

李 準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一九五五年 北京

03830

# 內 容 提 要

這本集子裏包括短篇小說‘不能走那條路’、‘孟廣泰老頭’等六篇，是作者第一本短篇集。

這些作品裏，生動地描寫了今天農村裏正在進行着的劇烈的鬥爭，刻劃了農民在農業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的生活面貌。通過作品中的人物，使我們看到了，社會主義思想怎樣在農村裏逐步取得勝利；抱着各種各樣想法的農民，怎樣逐步克服小私有者的想法，參加了互助合作組織，走社會主義的道路。

書號 645 文學 131

## 不能走那條路

著 者 李 準

青年·開明聯合組織

出 版 者 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

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

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

印 刷 者 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

開本 787×1092 1/32

一九五五年三月北京第一版

印張 2 3/4 字數 51,000

一九五五年三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定價 0.29 元

印數 1—25,000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

---

定價 0.29 元

---

# 目次

|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|
| 不能走那條路..... | 一  |
| 白楊樹.....    | 一九 |
| 孟廣泰老頭.....  | 四四 |
| 兩.....      | 五九 |
| 林業委員.....   | 六四 |
| 陳橋渡口.....   | 七四 |

## 不能走那條路

### 一

這幾天，人人都在談論着張拴賣地的事情了。

俗話不俗，「要得窮，翻毛蟲」。張拴本來日子倒也能過，四口人種着十幾畝地，要是胡搗騰牲口，地種好，糧食也足夠吃。可是他這個人偏偏好拈根鞭桿轉牛繩，今年春天把一個頭紅壯牛換了個小叫驢，回來做不成活，沒銀够十天又賣了。算下來賠了二十多萬，想再買個牛犢，也買不住。這時鄉幹部對他說：「張拴你不要胡翻吧！『翻拙弄巧，袍子搗個大夾襖』」可是他就不服氣，向他妻妹夫借了一百萬元，一下子到周家口趕回來兩條老口牛。到家偏偏碰上麥前霜災，牛賣不上價。借草借料餵到犁旱地時候，好容易才算推出手，算下來一個驢價賠得乾乾淨淨，又欠下他妻妹夫幾十萬元的賬。

「踢下窟窿背上賬，像黃香膏藥貼在身上。」張拴是個小農戶，經不起這波折，黑夜白天怎樣打算，也過不去這一脚。他妻妹夫還見天來要賬，連襟親戚，惹得臉青臉紅，他也不

想再說軟話，就心一橫：「賣地！賣『一桿旗』，揀好地賣，看有人要沒有！」

這「一桿旗」本是村子裏頭一份好地，形狀像個三角旗子，緊靠着流水壕。一年兩住起，誰見誰眼紅，是村裏有名的「糧食囤」。張拴咬住牙賣這塊地，一來是好賣；二來是他算着這二畝地能賣一百多萬，剩幾個錢再去撈一傢伙。因為種地他既種不好，同時他也覺着種地老不解渴。

一提起張拴賣地，村裏人都估摸起來了。有人猜這家，有人猜那家，誰也不能肯定。因為有幾家解放後是活潑點，可人家也不一定買地。有兩家中農雖然能買得起，但也常常說自己窮，打量他們也不敢動這大本頭。最後算是猜到宋老定身上。都知道他這二年翻過來啦，二兒子東林又是個木匠，每月匯回來幾十萬。老定又早就吵着要置幾畝業，可是還有人不相信，因為他大兒子東山是個共產黨員。

## 二

「人眼是秤」，這句話一點也沒錯說。宋老定今年一連接住東林八封掛號信，一封一封裏都有錢。這算把他愁住了，他一輩子沒穿過一雙洋襪子，可是也捨不得買，他只是把這些錢攢着又攢着。東山今年春天買豆餅，向他要過一次錢，他沒給，又一次是互助組裏預備合

主在下凹地打一眼井，東山又向他要錢，他說：「這幾個錢我有用處，到以後你就知道了。」東山是個硬漢子，他想不到爹手裏掏這幾個錢。不過最近，他才看透他爹原來是想買地。

宋老定一聽說張拴要賣「一桿旗」地，就像他先前娶媳婦時花轎到門口那一會一樣，心裏又急又高興，可又沒法出去對人說。這幾天他東跑西跑地打聽着。吃清早飯時就一本正經地把東山叫到屋子裏，興緻勃勃地說：「張拴賣地那事情這幾天咋說哩？」東山簡單地答了一句：「人家不準備賣。」

老定半天沒吭聲，東山端着飯碗出去了。

夜裏，東山回來得很晚，見他爹噙着烟袋，不住氣地吸。他媽在一邊打盹。

老定看見他回來，就問：「區裏有人找你，見他沒有？」

「見他了。」東山說能很想再說些話，可是他沒想好應該咋說。老定是專門等着他要商量買地的事。他想着東山有個犟脾氣，年輕人得慢慢順說。

屋子裏靜得像沒一個人。還是老定先開口，他磨磨蹭蹭地說：「我今天見王老三，他說張拴賭咒要賣這塊地。『一桿旗』這塊地我摸底，那是黑氣土。只要雨水一灌，比上大糞還來勁。」他停了一下使勁地又吸了口烟說：「土地改革時分給張拴，我就想着咋沒分給咱。不過咱是幹部，當然不能跟他爭這塊地。現在要是他賣，咱可不能錯過這機會！」他說着盯着

東山的臉，又說：「做莊稼人啥貴重，還不是得有幾畝土！」東山知道他要說這些話，正預備回答，老定又嘆了口氣說：「我要錢弄啥？還不是給你弟兄們打算，我能跟你們一輩子？」東山笑着說：「張拴那地不賣了，你別聽王老三瞎扯。」

「他不賣！」老定笑了笑，「恐怕他那屁股賬沒人給他還！」「他沒有多少賬。」東山接着振了振精神說起來，「今後晌我和他商量的。賣地不是辦法。張拴又不是有三十畝五十畝，就那十幾畝地，賣了咋辦？咱和張拴家從前都是貧農，他現在遇住困難，咱要幫助他。咱咋能買他這地！」老頭聽得不耐煩，他風言風語聽別人說過：「東山是黨員，他不會買地放賬。」他想着大概兒子是因爲這不敢買，就氣冲冲地說：「咱咋不能買？就別人能買！買地賣地是周瑜打黃蓋，一家願打，一家願挨，兩情兩願，又不是憑黨員說他的，有啥不能買！」東山猛不防他爹會說這樣話，自己一急就說：「爹！話不是這樣說的！張拴賣地是不錯，可是他不要地也行，只不過需要借幾十萬塊錢，咱不能看着人家破產。我已經答應借給他五十萬塊錢……」老定沒等他說完就問：

「你啥時候承當他？」他翻着兩隻帶血絲的眼。

「今後晌承當他。」

東山話還沒落地，老定忽地一聲站起來了。臉憋的通紅，脖子筋起得大高，他像發瘋一

樣喊著：「這是東林掙的錢，不是你掙的。你借！你借！你昨沒有把我借給他，你昨沒有把我媽借給他！」

老頭氣得衣裳一披出去了。東山娘也被驚醒了。她埋怨着說：「你妹子有喜事啦，我問他要過幾百回錢，想買點東西，他都不給，就想着買地。你還和他爭個啥！」

### 三

父子倆鬧這一場氣不要緊，可慌壞了東山媳婦秀蘭。她先跑到麥場上解勸公公，叫他回去。老頭冷冷地說：「我不回去，我想坐一會！」接着他又緩緩地交代說：「不用扯旗放炮的，不要弄得誰也知道了。」

秀蘭急忙回到家裏，東山正躺在床上出長氣。

「生氣了，是不是？」她微笑着坐到床沿上。

「我也沒啥氣可生！」東山故意裝出平和的樣子。秀蘭却故意逗着他說：「你還不知道咱爹那心事，他早都把算盤打好了。他給老二買地就叫他買，你管他做啥哩！」東山一聽秀蘭說這話，就猛地坐起來說：「你怎麼也說這話！現在不是說咱買或者別家買，問題是不能看着張拴把地都賣了，——他以後怎麼過！過住這種事就得想辦法解決。共產黨員不是掛個

牌子呀！」接着他又緩緩地說：「我自己知道我沒盡到責任。麥前我由張拴地邊過，看見他地裏麥長得像燒香一樣，我就覺得難受。都是貧農，明知道他種莊稼沒習慣，也沒有去幫助他。趕集人每逢由他地邊過，說：『看這塊地的麥，賠不了籽種！』我臉上就像被打了一下一樣。像你說的我只管自己就好了。虧你是個青年團員！」

這倒引起秀蘭的話來了。秀蘭說：「我問你，你在我跟前耍槍哩，在咱爹跟前你咋不說哩！你既然能說這些，爲啥不在咱爹跟前說？」東山勉強的笑着說：「我沒說完他就走了，我有啥辦法！」秀蘭故意繃着臉說：「我也得批評批評你。平時你見他連句話也不說，親父子爺們沒有坐在一塊說過話。你飯一端，上街了。衣裳一披，上鄉政府了。你當你的黨員，他當他的農民，遇住事你叫他照你的話辦，他當然和你吵架！」東山笑着說：「你倒給我上起課來了。」不過他心裏可挺服氣。秀蘭正預備說下去，忽然院子裏響着老定「撲踢」「撲踢」的腳步聲，東山急忙擺了擺手，秀蘭住了口。老頭到屋裏後，東山靜聽着上房的動靜。沒聽清楚他娘說了句什麼，老頭接着拉長嗓子說：「他借錢他就借，只要有錢！哪怕他借給人家萬貫江山哩！」秀蘭推了推東山，吃吃地笑着說：「這是叫你聽哩！」

#### 四

太陽剛露出鮮紅的臉，村子裏的早晨是冷清清的，田野裏傳來隱隱的吆牛聲。

宋老定沒有上地。他整整一夜沒睡好覺，翻過來，翻過去，老是想著買地這一件事。天明一起身，他就去到王老三家裏。

王老三解放前給地主當過賬房，過去在村裏跑來跑去，也算是個「事中人」。這幾年村裏人沒多理他，不過他却挺會巴結人，見了幹部就想盡方法說說進步話。過去看見宋老定，眼角就沒掃過他；現在他看見村裏羣衆挺擁護東山，見了老定就格外親熱起來。宋老定想買地這件事和他商量過，他就跑得像梭子一樣。

老定剛跨進他家大門，他就迎上來說：「噢！老哥，我昨天就預備去找你，張拴那事有門路了。」

「聽說他不想賣了？」老定慢吞吞地問。

「滛兩天也不要緊，反正有我哩。他想借幾個錢，不賣地，我說：『你不惡吧，該賣就得賣，不受那洋症，借錢還是得還賬呀！』他心裏又有點活了，你放心！」他接着又附在老定的耳朵上說：「保險能買到你手裏。這地便宜着哩，明年一季麥就把你一多半本撈回來了。」老定討厭王老三擠眉弄眼地說話，他說：「他真不賣咱也不強買。」王老三這時却拍了一下他的肩頭說：「老哥，這機會不多，可不能錯過！咳，你呀，現在有二十來畝地，再買

個十幾畝，能養住個長工，就僱個長工。」接着他皮笑肉不笑地說：「出一輩子力啦，該歇歇了。」老定聽他說着，搭拉着頭半天沒吭聲，他腦子裏嗡嗡直響。他在想着：「我真的要僱長工嗎？我是扛了十八年長工的人呀！」他走出王老三家大門後，想起王老三過去給地主跑着買地也是這股子勁；他又想起在朱家扛活時，掌櫃們在大麥天，看着別人黑汁白汗幹活，王老三也是搖着扇子站在一邊看。他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說：「去你娘的吧王老三，你是專會浮上水！」

他一步一步地踱到麥場裏，一排麥秸垛出現在他的眼前。他看看這個，比比那個，他想着，「我只要把張拴幾畝地買下，哼，到明年麥天就看出誰的麥秸垛大了。」他看着看着自己的麥秸垛慢慢地大了，好像有一大羣人在自己場裏做活……。他又看那邊張拴的麥垛慢慢地小了，小得像草簍子那麼大。他猛然想起張拴那一羣孩子，在他眼前那一羣孩子都瘦得皮包骨頭，向他跑來。他急忙蹣跚着腳走到家裏。

秀蘭正和婆婆在廚房裏烙饅，兩個人一問一答正說得有勁。老定聽見媳婦說：「我爹呀！他還是老腦筋……」他就站在院子裏歪着頭聽起來。

「他還不是爲你們。他已經半截入土了，還不是爲你們打算。人一年一年多了，他能不爲你們打算！」老婆這樣說着。秀蘭却笑着說：「俺們才不叫他打算哩。現在咱是互助組，

過年咱村要是成立合作社，咱就參加合作社。將來能用機器種地，還發愁沒糧食吃！」老定聽着氣的鬍子都立起來了，他想着遇住個輩兒子，又碰到個賢媳婦。

吃飯時候，秀蘭端上了飯。老定把臉扭在一邊看都沒看。秀蘭說：「爹！看涼了，吃罷。」他像沒聽見。停了一會兒，他忽然向東山娘說：「我不吃了，我去集上吃肉哩！」他說着抓住幾個饅頭，氣呼呼地說：「我給誰省哩，我把八股套繩都拉斷了，還落不下好！」他眼睛一翻一翻地瞪着秀蘭，秀蘭臉朝着牆在暗暗地笑。

老定確實到集上吃了一頓。不過他沒有吃肉，他只吃了一碗豆腐湯煮饅頭。

## 五

老定和東山鬧氣有個特別地方，就是越生氣越幹着幹活。哪怕是一個人耩地，一個人幫耩，兩個人一晌能不答一句腔，可是誰也不會蒙住被子睡大覺。

春天時候，因為借車，老定不願意借給人家用，東山却承當了人家。兩個爲這事鬧了一場氣，足足有十天沒說話。這一次鬧氣，老定想着最少又得半月不答腔。

天快黑的時候，東山開完黨支部會議回來，老定正在餵牛，就裝着添草沒看見。却不料東山問着：「爹！咱那穀子割後，那塊地種成豌豆吧？」老定猛不防兒子會問他。他看了看

東山的臉，臉上帶着笑，雖然笑得不自然，他知道兒子是來和解來了。就慢慢悠悠地說：「行吧，那地就得調調往。」說着就坐在院子裏的捶布石頭上。他想着兒子大概是願意買地了，就磨磨蹭蹭地說：「你還年輕呀！啥都沒有置幾畝土算事！地是根本。我活着不能給你弟兄倆買十畝八畝，我心裏總是下不去。你怕啥哩？有我出頭買，誰敢說啥。咱也不能光吃花捲饅，咱也得打算打算吃個白饅。哼！敢說咱每年再添幾畝旱麥，」他說到這裏一揮手說，「麥子就見年吃不完了。」

「咱現在糧食也不是不够吃！」東山蹲在地下說了一句。

「不錯呀！有是有，可總是不寬綽。」

東山想着他爹還是這樣固執，就把話轉到莊稼上。他笑着說：「爹，咱東地那四畝穀子，你看今年能打多少？」老定思摸了半天說：「最少也能弄它一千三四百斤。」東山知道他爹一說別家莊稼好就眼紅，就說：「林旺家那穀子今年一畝地能打一大石。人家組裏那十九畝穀子一塊強似一塊，和咱那比起來高一筷子。」老定每逢聽見這話就不服氣，他哼了一聲說：「只要捨得往地裏上東西，誰的地也不是『齋公』。」東山急忙說：「不錯，可咱就沒有上。咱今年春天要用十萬二十萬買點細肥上到地裏，何止多打三五百斤糧食。」老定說了半天，結果又被東山抓住今年春上的事情。就又變過來說：「光上糞也不中，那得看地裏啥土質。」

林旺那塊穀地過去是咱的哩，我能不知道，一塊地淨是黑氤土，可養苗啦。」東山唯恐怕他不這樣說，聽到這裏就插嘴說：「咱咋會把那塊地賣給何老大了？」他說着帶着埋怨口氣。老定看了看孩子的臉，嘆了口氣說：「你也不用埋怨你爹，提起來這事，我渾身肉都直顫。民國三十二年，兩季沒收，偏偏你媽就害了月家疾。我那時候正被朱家開消了，回來只得見天推一車子煤賣賣，弄幾個錢給你媽拾副藥。你那時還小。你那個小妹子咋糟踢啦？你娘在床上躺着，我得見天抱着她挨家找奶吃。想叫你外婆來，咱家沒糧食。我得做飯，侍候病人，起五更還得去推煤，結果把你那個小妹子活活餓死了。」老定說到這裏眼圈紅了。他停了一下咬了咬牙又說：「等你媽病好，踢下一屁股賬，麥口期吃地主五升糧食，到麥罷還一斗。四畝地賣給何老大，算下來也不知道找了多少錢，反正只够打發藥賬。」他接着搭拉着頭說：「就是那年才把你送去學銅匠，你才十三歲！」他說着偷偷看了看東山從小受過症的臉。

「那時候也沒人救濟救濟咱？」東山反問了一句。

「救濟！鄉公所只差沒有把窮人骨頭碾成扣，有錢人只怕你窮不到底！」他咬着牙又說：「哪像現在……」說到這裏猛地停住了。東山看出了他爹的心事，他嘆了口氣，徐徐地說：「爹，張拴現在因為他胡搗騰也要賣地了，可是現在是新社會，咱那困難要是放在現在，就賣不了地了。現在共產黨領導就是這樣，只要你正幹，下力，遇住事政府和大家都幫

助，是叫大家慢慢都提高，不能看着叫哪一家破產。」

老定沒吭聲，他只覺得額頭上的青筋蹦蹦亂跳，腦子裏像黃河水一樣翻騰着波浪。

東山看着他爹那樣子，就慢慢地說：「爹！過去地主是只恨窮人窮不到底，現在大家是互相幫助。你吃過那苦頭，你知道那滋味，咱不能走地主走的那一條路。」

老定仍然沒吭聲，他只覺得腦子裏嗡嗡直響。

## 六

秋天。柿樹林成行地排在地邊上，密密的綠葉子交織在一起，像一團帳幕；細細的枝條上，掛着將熟的柿子。

宋老定脫了一隻鞋子，坐在柿樹林下的土圪塹上。他看看天，天藍藍的沒有一絲雲彩。他看看地，田野裏的秋莊稼蓬蓬勃勃地像比賽一樣往高處長着。特別是他跟前的一塊高粱，穗子撲楞開像一篷小傘，綴滿了圓飽飽的像珍珠一樣的果實。

「地種好真是一畝頂二畝。」他自言自語地說了一句，就又想起來這幾天他老想的事情了。

他想着千說萬說還是多幾畝土算事。以後東林們分家時，一個人能分一二十畝地多好。